B
128
L83L53
V. 8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麗輿校

附錄

宋史本傳

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
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謂人曰
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
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
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
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

以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生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illegible]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轉除敕令

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閒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右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

至即為酌情央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
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
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
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
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
乃加追至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
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
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
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
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

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於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乃雪。沐浴更衣端坐

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謚議

嘉定八年奉旨賜謚事下太常九年三月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而

久恭而安皆取此也自軻既没逺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眞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葢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强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逺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渙然釋怡然順眞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illegible]操存未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

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榘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言論爽邁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見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别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辯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敎。當時元臣碩輔或薦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

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旣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
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
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
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
覆議曰。儒者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
死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
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
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
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
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
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眞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間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謀當乎人情而

循乎至理。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眞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附告謚文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愱。告祠堂。賜謚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於朝。討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章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禀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

天不憖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象。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文集序一　宋　楊簡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冡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

而世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欽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文集序二　　宋　袁燮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王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玆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刬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

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文集序三

明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

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静之説。動亦定。静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説。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説。與陸氏之説。孟氏之説。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説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説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集序四

明　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枚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

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辯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辯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子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辯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而而俗學家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溺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

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予惡夫京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語錄序

月湖楊廉編集象山先生語錄爲十卷自爲序曰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寖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

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其學者亦多持守可觀。則有以處先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廉偕類之。釐爲十卷。讀者誠能以朱子所謂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祠堂書院記

二陸先生祠記　宋　楊簡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

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
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
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
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
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
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
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
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
微。兢兢孜孜。學者崇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
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
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
久而益明。破學者之窩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

塡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大有固邑人。崇敬二先生。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敢穿鑿其說以滋惑。來者迺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二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復論辯。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

其道鳴東南士不敢没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於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隘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中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爲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范昧以爲

行而後行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遠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隅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折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爲刪詩定書討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疎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爲賢心之精神之爲聖知二知十爲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

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臯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爲三先生設也

槐堂記一

宋傅子雲

子思子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闢以來神聖繼作闡於天下而垂於後世者教也凡其教之所修明者道也而道根於性性得於天非人之所可毫毛加而斯須離也臯陶陳天敘之典而虞治以熙箕子演帝錫之疇而周道以隆其後周公表廸哲宅心之旨以啓成王復即王命敷明德敬典之訓以告康叔由是太平興而頌聲作洋洋之教所以使由在位以及微賤皆知好德由禮以全其天者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於此哉。周道既衰。文弊俗浮。吾夫子以將聖集百聖之大成。欲復西周之舊而振起之。當血氣未衰之時。未嘗久而不夢見周公也。轍環天下而不遇。卒成戰國之紛爭。功利是尚。而詐謀蝟興。處士橫議。而詖淫蜂起。其能明孔子之道而清之。將不在孟氏乎。蓋孟子學於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傳得其宗。故能道性善以極暴棄。明仁義以闢充塞。由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者。達諸家國天下。則道若大路。治猶運掌。而皐陶箕子周公輔成虞夏商周之旨脉。得復尋於後世。盛哉其功也。孟氏去今千有七百餘年。七篇具存。但[illegible][illegible]甚矣。其間出而力扶吾道者。固有其人。然至我朝伊洛蝕鐲而始盛。殆冲[redacted]鬱蓄之久。故間見層出者非一。惟象山諸賢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慮見浮說不得以淆其真。

奪其正故推而訓廸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實。膠溺意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内。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罟網而遊之天衢。抉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長畀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予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偽。興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先生沒。郡縣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矧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嘗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夫王公諱有大時合先生之季

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爲之記嘉
定癸未倉使蕭公舜咨因先生被謚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
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謚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
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
給其費葢欲以尚德崇化厲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
來宰是邑祗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予雲告
則旋辱書介命即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衆陳侯曰是
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矧昔先
君子之刺臨川也捐民口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今豁於
臨川爲屬邑推遺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
諸齋既命修其敝壞悉就整固乃捐己俸買民廢地自縣治
之西祠堂之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

道臨誨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選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堂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據其墱杞奇巒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行舍菜禮肅雍奉事心志齊同命予雲記之予雲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渺末辱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予昌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還毘陵李

矦兼總斯任樂於作成亟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所不宜以愚劣辭然衰頹益甚凛然恐無以仰副陳矦委責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揭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爲陳矦教育之助乎兹所以輙不自揆本古昔以敍其槩也雖然陟遐自邇兹焉發足而千里之至在其勿畫搴流摘枝固自有本而瞽生虛見亦能亂眞此正陳矦之所憂而願同志加人一己百之功嚴似是而非之辯以躋於輝光純一之地者余不敢不告陳矦名詠之字之道故諫議大夫謚獻肅之孫故京尹侍郎陳君先生之嗣云紹定六年十二月丙子記新建寧府甌寧縣主簿象山書院主教傅子雲撰

重建槐堂書院記

宋　葉夢得

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

二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與二陸先生之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家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咨建祠於學之東且剏止善堂聯於學絜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剏書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劉諸堅珉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逆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祗栗懼忝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立以增葺來告夢得竦然作曰崇教善俗他有重於此者乎乃畫規

楔。乃捐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爲四齋。職舍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墻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整葺。悉存厥初。經始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靚深。氣象軒煥。筆峰聳於前。繡谷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人李子愿爲堂長。以主教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迨計使吳公子良撥絶户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斛。豆錢三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粗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爲。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志。士咸

槃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葺。既有諸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方。而爾邑爲二先生洙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則盍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燹於兵。

爲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孫同倫。徵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裔孫志和志從具呈僉事程果重修。

袁蒙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離家山而非邈。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横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未。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遺。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嚮警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謹爲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敕賜旌表陸氏門閭記　　包文肅公恢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敘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淳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繇此其選也。彝倫斁。宗法廢。天彝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塗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由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

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同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

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錫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人之家世固以長久爲貴。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行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美以世濟。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爲之。號爲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彊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賀。潛德不試。而施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人能繹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敘九皐九韶。皆奇傑非常流。能大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審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廿八條。

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品節且爲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强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爲民爲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禮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暐不異居者三世爾家

人怡怡羣從會食無他爨當時已爲美談蓋以身清家貧爲之良不易矣彼嘗被旌表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爲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産素薄而子孫日以蕃衍已至三百餘人産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梭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貲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戶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絶無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主家事者沖也沖毅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

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穎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而不分爲
族衆服勞而無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
太和一門盎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
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户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
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求
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
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已慮其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
承聖恩褒嘉之後肇造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
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遺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
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閒然則小大永盛源深流長
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
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固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

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寖久寖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軍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象山書院志畧

象山精舍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舊名應天山。宋陸子靜先生讀書其上。建精舍以自居。四方學者踵至。門人彭世昌爲創齋舍數十楹。精舍前翼以四齋。曰居仁。由義。志道。明德。其矩齋。卦菴。養正。達誠等齋。則散處之。先生以其山形肖象。故

更今名。慶元二年。先生門人劉建翁立祠堂於精舍之前。郭
江章茂獻爲記。紹定二年。江東提刑趙彥械爲增修祠舍。自
爲記。迨元至順間。進士視蕃復爲重修。春秋祀之。元季燬於
兵。至我朝景泰壬申。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即其舊址重修祠
堂。奉祠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貴溪志又云、縣南二里有三
山、山麓宋嘗創建象山書院、於其春秋致祭、溥之裔孫承祀、

新建象山書院記　　黃直

金谿舊有槐堂書院。在儒學之左。以祀三陸先生。但祠宇介
乎委巷。卑湫隘陋。吏茲土者。往往視爲故常。間有知所崇尚
又或限於時絀。而不能舉贏。嘉靖壬辰。三衢程侯以名進士
筮仕金谿。崇儒重道。敦禮興化。因謁三先生祠。慨然謂諸生
陳嘉言蔡楷毛滋等曰。斯豈崇尚眞儒之地哉。象山之在當

時學問淵源直接孔孟非世儒支離破裂可擬議近考其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尊從祀況金谿先生生長之鄉可無專祀之地乎諸生以本縣南關外刈鵝墩地勢高敞可建書院爲對復謀諸舉人黃綸、聶蘄、周瑚、王紹元、何諫、傅昂、彭天欽僉以爲然遂捐奉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繻、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其事自甲午夏迄乙未春工落成設先生之位於堂之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配歲時額以仲春仲秋次丁致祭仍置田若干畝以供所費牲醴祭品具有定數名曰象山書院夫祠院弊於因仍而專祀隆於一旦則我侯昭來學補世教之功永永無斁矣

象山書院在縣南關外一里許地名刈鵝墩嘉靖十三年邑

矦三衢程秀民建塑先生像慈湖琴山像祀之

新建象山先生書院申文

撫州府金谿縣爲崇道學以勵風化事准本縣知縣程秀民關前事竊照爲政以厚風俗爲要而厚風俗以崇道學爲先有宋之時眞儒輩出有如陸象山先生者偕其兄陸九韶梭山先生陸九齡復齋先生挺生金谿鳴道江右其學以先立乎其大者爲主而不專事乎詞章訓詁之習故其道精瑩簡易凡所以教人爲政者悉自其良心之固有者而發明推行之人徒見其鵝湖太極之辯少異於朱子遂以禪學詆之甚至謂子靜專於尊德性朱子專於道問學非獨不知象山雖朱子亦重爲之病矣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象山從祀廟廷矣然表章之典尚有所待焉金谿先生生

長之鄉也。宋紹定六年知縣事陳詠之。因其家舊有槐堂書院。即今儒學之左。以祠二陸先生。元至正末。邑燬於亂。書院盡廢。天順六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呂。即故址重建祠堂。位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於正北。以傅子雲楊敬仲配於左右。正統三年。江西布政司奉例爲褒崇道學事。劄行本縣。將陸象山先生裔孫陸時慶勘實優免本户雜泛差役。責令修葺書院祠墓及歲僉門子一名看守書院。正德十二年。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行縣。以每歲二月十五日致祭。但前書院僻處委巷卑隘側陋。其廟宇止是小屋三間。且侵越於豪富之家。而雜沓於烟火之室。往來士夫。慕象山之道而拜謁者。徒付之歎息而已。夫象山之道。今海内之士皆知其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欣慕尊尚。而何其

生長之鄉過化之區。尚未聞表章而作興之。此豈所以勵風化也。嘉靖十二年五月。抄蒙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高批據本縣學生員陸德崇、陸德明、呈爲表先賢理祠墓作養後學事。蒙批仰金谿縣知縣程秀民查處申奪繳。依蒙已經監造牌坊一所於青田象山墓所訖。獨其書院之在學左者。尚仍其陋。今查得本縣原有西昇寺坐落二十都。有田八十餘畝。弘治以來。豪民王統王菊一等包占田畝。以致寺廢僧逃。止遺佛殿二所。淪於草莽。尚可修葺。又見本縣南關外地名刈鵝墩。乃金谿之水口脈地。地形高敞。可以建造屋宇。復審里老潘美周劉漢等、僉以刈鵝墩改造象山書院。並無窒礙。除將西昇寺廢殿二所。移置前墩。以爲前堂寢室。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本正蔡九庭

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繻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
偉蔡九仞董其事仍捐俸重復新建門樓一所五間川堂一
所三間左右東西廊屋各一所六間崇以墻垣飾以丹青工
將落成卑職又恐典守無人則廟宇易圯又將前項寺田逐
一清查共追得田一百六十石見在使人歲收其利亦足以
供祀事但未經呈申恐無以垂久遠合行移關具申伏乞遠
獎先賢俯慰民望頒之扁額錫以定名將前槐堂書院改為
三陸祠堂仍設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之像於中以彰一時
同胞之盛將今所建刈鵝墩名曰象山書院專設象山先生
之位於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為之配以為一時特
隆之恩及將前所清寺田一百六十石內除三十石與近院
民人王隹十七等對換田二十五石填作院基地外實在田

一百三十石。共六十五畝。每畝起科三升。該糧一石九斗五升。給帖一都排年楊永忠王元等輪流照業。每畝年約收租穀一石共該收租穀六十五石。每石值銀二錢共該銀十三兩。每年除銀一兩五錢輸納糧差餘銀一十一兩五錢內除銀八兩買辦牲醴祭品以供春秋祭祀之用。其餘銀三兩五錢。歲留以修整書院屋宇。而又每歲於約徭內添設門子一名爲之看守灑掃其董事尚義之民。量加賞勞。則盛典將垂於不朽。人心樂勸於有終。道學崇風俗勵矣。緣係崇尚道學、事理、卑職未敢擅理。合關縣轉達等因到縣。准此。合就申稟、爲此縣司合備前由、合行具申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奉批。據申足見崇禮先賢之意、俱依擬行、此繳。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奉批、俱如擬施行。有牌記未申

奇變此

象山書院落成祭文

程秀民

維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九月甲子朔越十九日壬午、金谿縣知縣程秀民等謹以羊一豕一、香帛蘿醴昭告於宋儒陸象山文安公先生曰、於穆先生。挺生是邦。立天之極。振遯之綱。聖人不作。學失其源。詞章訓詁晦於多言。公用弗寧。反遡厥心。良知獨得。孔孟是程。易簡之蘊。精一之秘。有發其端。功存萬世。嗟彼俗學。行矣弗察。操戈入室。視若枘鑿。天啓哲人。相我斯文。慈湖琴山。摳衣公門。篤信力行。介石之貞。闡揚道妙。如日孔昇。遐哉百年。公論昭明。夢者既覺。醉者既醒。爰及聖代。乾運中興。輔臣倡義。從祀孔庭。恩典以隆。潛德以光。獨惟宅里。表揚未遑。我生不辰。孔懷景仰。叨蒞茲土。再瞻公像。

緬維祠宇。湫隘卑陋。爰議興築。以規悠久。筮諏既從。詢謀亦同。首斥私俸。鳩徒庀庸。民心有靈。感而遂通。捐貲輸力。如雲是從。迺卜基址。厥地惟雄。迺程土物。厥勢惟崇。翼翼寢廟。繪山餙藻。曾不期月。既堅既好。呈之藩臬。達之憲臣。交相贊襄。聿觀厥成。維茲吉旦。敬潔粢盛。位公於北。妥公之神。慈湖琴山。分配左右。參天與地。同其不朽。嗚呼先生。克祐邦人。士興於義。民登於淳。風移俗美。永享明禋。

歲祀象山書院祭文　陳九川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金谿縣知縣某等、敢昭告于先賢象山陸文安公。惟公學契本心。統承孟氏。異端精辯。聖道載先。茲惟公鄉。宜崇祀典。今茲仲秋。統率師生。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祗薦歲事。以慈湖楊公琴山傅公配。尚饗。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
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爲作
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
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
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
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
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
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
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適
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義
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房室門畧備。扁

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葢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柳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訾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彰也。公與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如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訾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柳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

作。樂於戍庶幾藏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青田書院在縣北三十里乃三陸先生鄉也元大德七年縣尹張居懌建塑三陸先生像祠之元季燹於兵大明正德丙寅裔孫志行志愛會族重建

崇正書院記

王襄

番禺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養與教既於四鄉各建倉廣儲蓄歉克濟民惠厥德垂規諸永矣既又慨然作曰吾不敏無以教於邑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

子亦嘗祀於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之統。眞皆百世之師。盍並祠之。振揚其休。先使金谿之學者。尊其道。宗其學。尚亦於風教有裨乎。於是乎躬出相地。得縣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窿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最後爲祠堂。立二先生木主於其中。前爲講堂。建作號舍於兩翼。又前爲戟門。又前爲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祠。公亟嘉之。報允焉。是舉也。出於侯之割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爰擇十一月丁丑。率諸生釋菜以妥二先生之靈。遂來請記曰。子之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傳之海內。學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之合一矣。顧益有以發明之。以厲乎與

起而來集於斯者。俾其學二先生之學而弗昧其所從入焉。莫之愚何足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白鹿之訓申之。以心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之學外心以爲學則學所學非聖賢之學也非天下之正學是故學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牿之以人欲也。故發之於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於君臣也。必無不義矣。發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矣。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爲而爲。一於義而不雜於利。爲己而不爲人。爲内而不爲外矣。夫如是則吾心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以爲心者盡。而所以爲學者亦盡矣。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學。深詣乎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曰講明義理。由其身以

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爲之際戒謹恐懼之心嚴斯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之講有曰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不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爲小人必將於利欲之習怛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訓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於此心之外哉二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爲教哉追景二先生於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乎百世之下則盍以二先生之心爲心以二先生之學爲學辨之於精神心術之微踐之於彝倫日用之顯必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必求爲聖爲賢而不爲愚爲不肖斯不亦善學二先生已乎斯不亦無負於二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眞得千聖相傳之心其揆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則有纂皆
以闡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學其將自是益
闡於天下矣乎。道一書院創於盱江。崇正書院創於金谿。皆
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
廣於天下矣乎。莫私淑於二先生。夙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喟
夫馮侯之義舉大有功於二先生。有功於來學也。是故記之。
嗚呼。斯記之所爲告也者。豈獨以勵夫金谿之人而已夫。

後學辯論

歐陽圭齋作重建金谿學記云。金谿爲陸子之鄉。陸子天資
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
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闡道者
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

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子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騖於超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黌舍一時而俱新云云。按圭齋以文章名於一代。當崇尚朱學之時。而議論獨能如此。不可謂非深知斯道者矣。蓋人固未有無見於道而能以文章名一代者也。宋潛溪濂學於黃文獻溍。溍學於許白雲謙。蓋其淵源固由金華四先生以上遡朱子之傳者也。其爲金谿縣孔子廟碑。而末系以詩云。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

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飛萬象著縣其推崇如此尊之曰大賢而親之曰我明其探聖髓而比之以天日至矣蔑以加矣蓋前輩留心聖學實有見解則雖淵源朱子不敢不尊陸子如此而後槩無知之徒如陳建呂留良輩於潛溪無能爲役乃輒敢詆諆陸子誠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姑蘇筆記云象山先生天資高明卓識偉然雖未嘗注四書而散見於文字間其貫穿通徹何可及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晦翁於集註云。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近世讀者指象山也。要知象山此說明潔諦當雖程子所見亦偶未到此。何止於亦通而已。晦翁若明載此說作陸氏曰豈不佳哉。晦翁謂必有事焉。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雖引援不同實與象山同意。近李明通作象山文集序謂古心先生嘗云象山如烟消日出。不涉半點字義。余頗疑此說。講明道理。如何全不涉字義。得廣信府志象山陸先生贊云。先生字子靜。名九淵。臨川人。舉進士第。爲世儒宗。開明義理。研析精微。其衛道甚嚴。與諸生聚辯之地曰象山。屬廣信之貴溪。頃同晦菴諸公講道於鵝峰。蘭若祠像儼然。諡文安。今上即位。追表而錄其後焉。贊曰

眞識洞古。寒光照空。誰令滓翳。障我昭融。星會講習。日參異同。象山赫赫。增高鵝峰。

袁蒙齋嘗作象山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宏齋弊帚藁畧有先生贊云。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者皆虛說誣民。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充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混融。嗚呼。若先生者。眞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明禮部尚書席文襄公書作鳴寃錄。以明陸學。自爲序云。嗚寃錄者。錄陸氏之寃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倡道

於建陽一倡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註
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
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
萬物皆備何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遊考亭
之門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
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
由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
士館閣名卿亦曰陸禪學也予讀其書誦其言目濡心醉亦
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釋老甚而若將浼
焉悶無覺者終身迷誤莫知反也及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
集三讀其言撫膺歎曰嗚呼寃乎孰謂陸公爲禪乎再取讀
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啓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歎曰

予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訟諸士顧文言頗繁見者慵覽覽者未終卒難曉悟政餘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者各類二篇曰鳴寃錄使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二乘空寂之語無六道輪廻之說必將曰寃乎人言可盡信乎茲殆賤目而貴耳也嗚呼此吾道之寃也刑獄之寃陷一人道術之寃使天下人心如飲醇酒而莫知其醉雖欲無鳴將能已乎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鬬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操戈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寃者不徒陸氏而吾朱夫子含寃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一二大賢

嘗伸此義以救末流信者寡而傳疑大半是錄所由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寃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錄曰鳴寃蓋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明大學士徐文貞公尊信陸王之學自編學則一卷又爲學則辯云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

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為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濶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

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愼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旣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

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
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
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
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
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言於尊德性。
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
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
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
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
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荊門州儒學學正閩尤溪廖恕
謹識。嘉靖乙未秋九月吉旦

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答順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云過順德作中夜談深以爲慰比辱手書具知動定陸子集辯詰不遺餘力仰見吾兄任道甚勇衛道甚嚴又懼承蒼惑於異聞欲挈之使進於大儒之門户良友切磋之益可謂厚矣顧承蒼之心若有未安者不敢苟焉景附輒陳其愚見而幸吾兄之終教之承蒼少時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行年三十取程朱之書徧讀之始有志求道獨病其言浩博往往未定於一莫可據依及觀陸子書依六經孔孟以立言本末一貫內外兼該了不異明道程子意既而思之伊川程子亦嘗有是言攷之朱子全集則其傳之延平李氏與其晚歲之所自得又無一不合者因六經孔孟以求明道之言因明道以求伊川程子朱子陸子之言乃知此心此理無不同而聖人之道

果可以學而至也世之論學者既未嘗沉潛反覆於程朱之書而陸子書則概棄弗視其所以詆斥之者但設爲想像之辭或截其單辭剩語轉相傳說率非陸子之實此論行凡朱子之言與陸子合者反諱匿之不復道於是朱子深造自得之學終以不明而聖人之道亦晦承蒼深病其然故願得同志之士相與講明之以歸於一是今讀兄所論仍據前人想像之辭爲斷則是卒未覩陸子之全書而無以得其實也陸子言心皆以所載之理言之初不認心爲理世所尤詆者心即理也一語惟見之答李宰書蓋以闢夫言無心者之繆其爲說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羅整菴嘗引此二語以辯心即理也之非其未見陸子全書明矣）合而分分而合苟玩其文義雖童子不難辯矣學不離見聞而

不可溺於見聞。陸子於書無所不讀。又於人情物理事勢用功。其教人也。必先之親書冊求師友。嘗曰。學有講明有踐履。格物致知。此講明也。又曰。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則是冥行也。此豈掃却見聞者。特惡夫口耳之學。不能有益於身心者耳。存養之說出孟子書。不可曰認賊作子。若謂其所存養者。別有一物。則當指其實而攻之。今但據存養二字便以爲異。譬則見人撫摩其子。而遽呵之。曰是賊也。非其子也。將何以服其人耶。若夫理與心一。此道全不在語言文字。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固嘗言之。而陸子無是也。凡世之所詆於陸子者。皆陸子反覆辯難。決以爲不可者也。不然。則其未嘗言者也。不然。則兩家門人妄傳之者也。而語意近似者。又皆朱子之所已言。此不可不察也。困知記嚮固熟觀

之其書極尊朱子然其大旨絶相刺謬而多與陸子合所以詆陸子者葢未見其全書而徒疑爲陽明之學所從出云爾學蔀通辨一書其言詭譎乖悖大類訟師誣告文狀不足道者也承蒼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爲其鄉先生所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爲此書以媚上官而陰謗其鄉先生初未敢顯出匿諸北方萬曆中顧公涇陽爲之序至我朝陸稼書先生偶稱之始傳於世自言陸子文集無可議獨取之語錄大抵皆橫誣而已末乃摘陸子言精神者數條以爲專務虛靜之證不知陸子最不喜言虛言靜精神弟常語又止見於門人所記攷朱子文集言完養精神者乃不可勝舉承蒼嘗悉列其醜詆之辭繫陸子本文於後皆不合復取朱子之言證之異時呈之吾兄自見其謬由此觀

之。陸子固不可詆也。雖然。吾兄未知陸子。而其學乃甚似陸子。如報災一事。所謂自盡其心者是也。平時能存心。則此理甚明。當報災自能報災。擴而充之。以有此端耳。謂是物格知至之驗。恐吾兄亦未可遽承也。非獨此事而已。承蕃所聞於吾兄。而數爲在京諸公稱道者。若禱雨講約辨冤獄諸善政。皆是心也。當如是自能如是。豈嘗一一考証於古人之書。而後爲之乎。必考証於古人之書而爲之。則是僞而已矣。豈吾兄之心哉。此言雖發自陸子。然非陸子之言。六經孔孟皆言之。卽程子朱子亦未嘗不言之也。嗟乎。六經孔孟之道。至宋儒然後大昌。周程任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雖所從入之途或殊。要其歸趣。未始不一。今徒見陸子之言先本後末由內及外。遂以斯道易簡工夫專屬之陸子。來書每稱陸子而執爲易簡工夫

夫析理氣爲二物。假書冊以攝心者。以是爲朱子之定論。至其恒言存養。又隱然病之。朱子之學。果僅止於是乎。聖人之道。果若是其支離也乎。後之學者。將何從焉。承蒼與兄皆有志於道者。非若科舉之士。遇以朱陸異同命題。泛然援昔人之言判之而已。當究觀兩家之書。以求其至當。然後操之有要。而爲之可成。由承蒼之說。則陸子爲能守約。朱子自多學而識入。其卒也。亦返乎約。由兄之說。則朱子始終未離乎多學而識之見而已。孰爲能尊朱子者耶。承蒼今年五十。兄亦且四十。将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度已難矣。六經孔孟之書。少而習之。宋儒之精言。漢唐以來史冊所載。治亂得失。是非賢不肖之梗槩。畧已過目。竊謂自今以往。姑務先立乎其大者。於人倫日用間

隨分自加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漸至乎踐履篤實之地。事役有暇。則益讀有用之書。爲涵養充拓之助。用力若此。亦庶乎其不悖於道也。不識吾兄能俯從之否。都中朋友絕少。自李象先歸後。惟日與君家二登話。此孫侍郎亦言爲學當以陸子爲準式。一二前輩持之尤堅。豈非所謂此心同此理同者耶。所示別紙。條析奉報。如兄固不謂然。願惠書明白言之。以警愚妄。幸甚。承蒼再拜

別紙附

來教云。充其所見數句。何嘗不的當精切。但恐本原之地差却。則所謂見。所謂推。所謂著察。純一。皆自有其指歸。譬如認賊作子。其撫摩鞠育。殆亦無以異於己子。即禪家行住坐臥。都不放空。亦何嘗不自謂行習著察。

承蒼謹案。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數句皆依孔孟以立言。知孔孟之指歸。則知陸子之指歸矣。謂之的當精切。何復致疑。如謂本原之地有差。則當明言其差處何在。恐未可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也。

來教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以下無數此字。皆指心而言。故下文即引心逸日休以明之。孟子所謂得者得此理也。今云得者得此也。是以心得心也。文理難通。善與義自有事實在。今云積此集此。則與寂守其心者何以異乎。

陸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此字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故下文推廣其意。八此字皆指理。不指心。引書二句趨重德字。其意甚明。後一篇答曾擇之書則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又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合觀之亦可以瞭然矣。以心得心。自是吾兄誤解。積心集心。雖三家邨學童。無此文義。陸子殆不爾也。曩見羅整菴集中發此論。故斷其未見陸子全書。陳建則謂只用一此字。從來文字無此樣轍。不知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易固有之矣。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形狀。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此等樣轍。陳建惡能知之。陸子未曾言心。猶有寂守之疑。若朱子曰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敎。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蔡九峰受朱子之命作書集傳。其序始終言心。吾輩又當如何置詞耶。

來教云、自有諸已。至其爲物不貳。始終求之一心。所謂易簡工夫也。

詳觀陸子此段。即不見一心字。有諸已以身言。寬裕溫柔十六字以德言。若因其引用中庸不誠無物。遂以爲求之於心。則是子思語先有病矣。所謂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而至於不舍晝夜。眞見得此理至易至簡。可久

可大吾兄稱之。豈虛也哉。

來教云。自學問固無窮已。至末云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又云於其端緒知之不至。又云學未知至云云。皆以爲學當求諸心。所謂以知本爲知至也。人情物理一段明明將格物致知抹煞。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又已將學問思辨駁倒。

來教又云、一篇大意。不過謂學只宜求之於心。格物致知。學問思辨。皆其外皆其末。無奈大學首格物。又中庸又有學問思辨之目。故不便直言抹煞。是以其言繳繞屈曲左遮右掩。蓋亦自知其難通矣。

詳覯陸子此段。凡六百七十言。惟先覺不作。民心橫奔。及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兩見心字。前後大旨俱不言心。其曰學

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背向可以立決即孔子之所謂志於道子思之所謂入德格物致知程子以窮理言學問思辨中庸以擇善言皆是意也彼以浮文相熒惑借聖言爲藩飾者不可謂之學問思辨耻一物之不知者不可謂之格物致知陸子駁之豈得爲過陸子生平恪守經訓從未敢增易一字何至有抹煞之疑兄謂大學首格物極是而朱子欲補敬字在前又加窮理二字於格物之上以存心易格物字於大學正文既竄易其章句復補作格物致知傳似以聖人之言爲未當而附益已說此則承菴之所不能無疑者也不事見聞而專求之於一心陸子從無是言亦無是意言虛無言寂靜尤其所斥昔人議陸子不出此數端皆與陸子之學相反者也格物致知學問思辨陸子教人耑自此

入手與趙詠道書言之尤詳。特不爲訓詁之學耳。竊觀吾兄之意。乃直以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耑在讀書考古。愚謂此特其中之一事。而必以切於人倫日用者爲先務。朱子集中亦嘗有是言。至若朱子教人。且多讀書。以爲撞來撞去。或可撞着。此恐是一時之誤。未可據爲路頭。莫若於數說之中。擇其一說之是者。篤信而固守之。亦朱子所以事程子之道也。商之、如何。

來教云只一存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即是主宰。象山所謂此理。亦是昭昭靈靈之心而已。此只一存字可明。如佛氏之明心見性是也。若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非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何以能明。孟子言君子存之。如下文明物察倫。行仁義。惡旨酒。好善言。是多少工夫。亦

不是空空存。是以夫子之聖。猶好古敏求。顏子之賢。猶博文約禮。不是一存字可了。孟子亦有求放心之說。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程子亦有存久自明之說。所謂自此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今象山乃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是欲將此心之昭昭靈靈者爲作用看。孺子一段。可見異乎孟子伊川之言矣。

此篇因曾櫸之將存誠持敬合說。而陸子折之以爲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是後來杜撰。故引易閑邪存誠以明存誠字之所出。因云、不但言存誠可。即言存心亦可。故引孟子存其心之說。又云、不但言存心可。即單言存字亦可。故言已嘗以存名齋。而引孟子君子存之。雖有存焉者寡矣之說。遂申之曰、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謂雖不言存誠。只說存

之一字。自可使讀者明得誠之理。是解書不是論爲學工夫。下文云、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明得此理。即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效。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即固執篤行之效。初不說空空存。陸子言理兄自言心。心可謂之昭昭靈靈。理不可謂之昭昭靈靈。是與陸子之言異也。蓋志氣清明三句。恐有語病。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必已嘗學問。能求放心者。始克臻此境地。以朱子大學之訓求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知至之事。從事於學問。乃格物之事。今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則是知至而后可以格物也。然乎否耶。朱子求放心節註。謂可以上達。兄謂可以從事於學問。直以從事於學問爲上達。是與朱子之言異也。程子曰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待窮

索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本不連。義亦微別。今幷舉之。似以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釋自明二字。是與程子之說異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是與孟子之言異也。孺子入井一段。雖言心而怵惕惻隱之根源。則是理。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正欲使人明得此理。今以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爲非。是又與孟子之言異也。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一語尤與程朱之言不合。由此觀之。兄之博學審問則得矣。其於愼思明辨之功。得毋尚未盡耶。

佛氏明心見性之說。蓋謂明得心即見得性。吾儒所謂性。只是仁義理智。佛氏棄人倫滅天理。其所謂性者非也。既失其

○性則所明者不過空虛寂滅之心而已。亦非吾儒之所謂心也。此處爭道理不爭字面。朱子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明明之也。具衆理應萬事非心而何。程子謂明諸心。知所往。則明心二字。亦可不諱矣。何獨於陸子之言心而必言理者。反吸吸然議之乎。又況其不言心而專言理也乎。

陸子未嘗言一存字可了。然聖賢之學。則確是一存字可了。但有自然勉然之分耳。兄試將孟子本文。及程朱全集議論。反覆玩味。再向自家身心上切實體認一番。自當知之。尹氏存天理之說。本自程子。陸子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大意極合。兄每見陸子說理字。輒不喜。反似有取於理障之說。但不知捨却此理。更有何物作得主宰耶。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為本。又曰常常收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曰
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用功總閒慢。須先就自心上立
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非美惡。齊不
難辨。又曰、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
事業。如此之類。却只說心做主宰。不說理做主宰。其與陸子
之言。是同是異。幸明辨之。
前見陸子與邵叔誼書有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
我也。遂疑此字指心。言此書有云。此理天之所以與我。非由
外鑠。明著一理字。似可以釋然矣。今備舉上下文。而獨截去
此二句。豈一時檢點不及耶。易曰修辭立其誠。吾輩不可不
三思也。
來敎云、心一也。數句是象山受病根源。故整菴闢之。心即

理也。亦象山與李宰第二書中語。然亦不必移易於此。乃見其誤。其曰歸一。其曰無二。其曰不容有二。蓋象山之認心爲理。已自十分明確。無庸再費分疏。宜其與考亭相齟齬。其自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夫豈誣哉。嗚呼。象山以過人之姿。踐履篤實。乃毫釐之差。遂至謬以千里。信乎學之不可不熟講也。又云。此心此理。是一是二。

此篇歷引孔孟之言。而總斷之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其義甚明。而兄謂陸子受病在此。豈果以自古聖賢皆非一心。自古聖賢之言。皆非一理也乎。謂自古聖賢之心。皆一心。故所言之理皆一理。而即斥其認心爲理。兄論陸子書如此。誠無庸再費分疏也。所舉答李宰書。前已言之。朱

陸不一之故實因朱子中年立說稍異兩家門人復交搆其間是以不能無齟齬迨陸子既卒朱子未見其全書故終不免疑爲禪學而已所論著則無不與陸子相合惟其精詣如此所以克紹道統之傳此說甚長不及縷悉但全看朱子文集自知之矣陸子極尊二程其有不合者則以六經孔孟之言證之不敢苟同所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正可見陸子用功切實處凡讀古人書必以心驗之以身體之而不爲浮文虛論然亦未嘗顯駁其非後學所以事前賢之道固宜爾也若朱子於伊川先生之言不合者十常六七務自立一說以求勝於伊川先生此亦中年學未純一之故後來則無此病矣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數句整菴未嘗闢之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則屢引用其說想不以爲謬耳

此心此理。是一是二。顧明言之。陸子曰。心皆具是理。恐未可將理字劃出向心外也。

來教云。仁即此心也以下。尤見象山宗旨。仁人心也。誰謂非孟子之言。按誰謂非三字微涉輕佻有答孟子多此一言之意似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語意與象山自別。此恐宜作題目入思議。此心此理。終是劃不開。只一滾說。未見分曉。四端雖具於心。同是一理。其實有四者之不同。深體認之。可見今渾而言之曰此理也。不知心只一心。理不一理。其認心為理。已可槩見。故引孟子良知良能以明之。而直揭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此其所以成慈湖頓悟之非。而啓姚江良知之誤也。且此節緊要全在擴充二字。孟子欲人識其端而擴充之。今象山竟將此二字抹煞。其意不過欲証明此心。故闕多

學而識之。非謂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此所謂易簡工夫也。其所謂一陽爲主於內者。亦不過以此心爲作用。故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讓而讓。此理也。此與當惻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同一作用。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後之先一貫而後忠恕。以知本爲知至者。皆此意也。不知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非窮理格物。極深研幾。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亦何由行習著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今以復其本心。便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則是其所謂易簡工夫者。不惟將格物致知一層抹煞。其踐履篤實。亦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力加擴充。不過兀守其心而已。按陸子十世同居。孝宗稱爲滿門孝弟。周益公判湖南帥府。與人書曰。荊門之政。如古循

吏躬行之效至矣語見周本集此等處皆不足信耶夫既不能窮理。而又不能實致其擴充之功。只特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未明。其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者。必至於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而後已也。此象山之學。所爲悖於聖人而合乎禪宗。朱子詆之於前。諸儒闢之於後。又豈爲深文也哉。

孟子因當時之人。將仁字全說向外。故欲人反而求之。曰仁人心也。本不是將心訓仁。人亦決無疑孟子將心訓仁者。延平所解。原屬蛇足。此訓詁之學。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也。天下之理。析之則有萬殊。合之則爲一致。愛親敬長一段。由孟子惻隱之心一節而引伸之。正是即其分之殊。以明其理之一。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今據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以下之

文遂疑陸子認心爲理則孟子程子孰非認心爲理者凡人立言必有次第陸子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一段欲曾擇之識此理之端後二段方言擴充之力前段歷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數端而總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是以本體而言後言復其初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是以工夫而言孟子惻隱之心二節先言本體後言工夫次第亦正如此兄乃不究觀之止據說本體處即謂將擴充二字抹煞曾謂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者猶不可言擴充也乎最後一段說擴充之功尤詳且盡其曰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必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

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此乃所謂必有事焉此字緊承使此一陽爲主於內四句瞻對前段仁字並不曾云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復其本心正不容易其工夫在爲仁爲仁工夫在有事勿忘在敬在積善在集義積善集義者復之始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復之終所謂擴充之力孰有過於此者乎曾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者猶不可以言擴充也乎方論爲仁工夫原不必追說到格物致知孔子告顏子止言克己復禮可見陸子與常人言故較詳密亦是胸中道理爛熟所言自無滲漏中間一段云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正欲曾擇之明得至善之所在如孟子言知皆擴而充之歸重知字格物

致知之道。不外乎此。初未嘗抹煞格物致知一層。踐履篤實。是朱子稱陸子之辭。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閒用力。則所踐履者何事。非加擴充。何由篤實。兄所云云。似與朱子迥異。所謂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必至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者。亦果有據乎。朱子有云。聖賢已死。他憑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此言雖淺。固宜服膺。兄於陸子集。全不看上下文。與其言中之意。止撮取數字。輒據爲罪案。而加以刻深之詞。此非言語閒小小過差。亦恐足爲心累也。朱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顔曾思而外。皆若有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麤。謂其露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牴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尚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槩目以禪學。嘗

云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衆鶻突謂其說道理無收煞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雖親受業亦皆斷之爲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己之說呂成公則謂其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弊在於巧此等言語皆宜善觀之其於陸子雖中年所見各殊要不失爲朋友切磋之道厥後門人傳說宗旨彌失其真遂激而爲己甚之論自言忿懥爲病理或有之及乎晚年道成德立則有不謀而合者矣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爲禪學者凡數條不過如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嘗

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又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位置陸子於張呂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推崇張呂無異詞。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擯之。獨於陸子嘵嘵不已。豈朱子之心哉。議陸子則以朱子所詆者爲據。觀朱子晚年持論。無不與陸子相合。又安以爲朱子解也哉。慈湖之於陸子。猶上蔡諸公之於二程。慈湖言頓悟。陸子不言頓悟。豈可追咎其師。陸子於門人。數稱傅鄧黃項諸子。而不及慈湖。嘗箴其言一。責其習氣未盡。而朱子亟

稱之既薦之於朝又令學者從之遊。此必有說。慈湖書嘗盡見之否。若止是困知記所錄。未足爲定論也。陽明之學。從朱子入。不從陸子入。故晚年定論一編。尚欲依附朱子。而顯與陸子異。至其門人王畿之徒。專欲從良知發用處。推致其極。以爲不待存養。不假窮索。則益悖矣。然考其全錄。提唱致良知三字。在正德辛巳以後。立論過高。學之恐有厭下學而希上達之病。若前此所守極正。人品事業。卓然爲明代第一人。儒者思爲有體有用之學。固當奉爲標準。吾輩今日果能從聞見上用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言。自當遵守。凡古人言行。即有未盡善處。須詳思其所由然之故。一一申說出來。庶不失爲光明正大胸次。如全不覩其是者。只聽他人口吻。奮然隨之。叫號嫚罵。無論古人品地有定。不易壓倒。縱令能壓

倒古人亦於自家身心何益耶。顧吾兄之熟講之也。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二語。似屬創論。雖字實字更太露。低昂嘗聞先儒之說。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皆統具於吾心。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今但謂理具於心而散之於萬事萬物。猶近心為太極之說。然已是將內外截然分開。不如吾心之理。如何將來散與萬事萬物。萬事萬物待將何人心中之理去散給他。既散之後。吾心所具者。尚餘幾何。後來又如何收取些轉來。皆費研索。若仁義禮智之理。孟子固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豈可謂實散之於萬事萬物。告子以義為外。孟子闢之。荀子以禮為外。程子闢之。如吾兄所說。則是仁智之理。亦散之於外也。可乎。不可耶。朱子大全集。偶不在篋中。未能盡記。第以理推之。知

其必無此語。若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足以管夫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則與兄所言者。自不同矣。非窮理格物數句。亦微有語病。窮理格物。朱子言之。今續極深研幾一句。於下似以窮理格物四字爲未足者。恐非朱子本意。又於極深研幾下。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一句。似以極深研幾。猶是未嘗體驗者。恐非朱子知行相須之意。亦何由行習著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三句俱覺堆疊成文。恐不如陸子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等語親切有味。前書精細明確。窮理盡性。精義入神。推勘入微。體驗切實。以至於融會貫通云云。大意亦與此同。承蒼學力至淺。方論陸子集。本不欲及此。但來教多是泛論。惟此數句。說本體。說工夫。足見吾輩學問原委

所在。故不得不奉商也。心有體有用。體立而用自行。故其要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程子曰、存久自明。陸子曰、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皆此意也。兄言恃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不明。極是。但尊意似謂讀書即是窮理。依着書上之理做去。即是擴充。承荅則謂讀書考索義理。亦是存心之事。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子夏以爲仁在其中。心愈存則愈明。擴充只是將心中本明之理。推廣出去。使滿其量。若此心不存。止靠書本上所明之理。究竟與心不相浹洽。一些本體也。算不得。行之於外。必有顛倒錯亂之患。鄙見如此。未審是否。伏乞高明誨之。

來教云、此書言致知明善。所謂致知明善者。在先知開端發足之大指。所謂大指。蓋亦可知矣。與胡季隨書

陸子曰誠身之道在於明善然則明善即其大指也來教云此書言格物知至矣其所謂物格知至者在乎自疑自克而謂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己私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不過欲人舍所學以從己之說即爲自克即爲物格知至與聖經所言物格知至者異矣

陸子曰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洵是過來人語吾輩能實下工夫自知之矣又曰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解克己復禮而大旨則爲荆公而發不必以深刻之意求之

聖經所言格物畢竟如何若今日時文所說質之五經孔子

孟子之言及漢唐史冊所載諸儒議論有一處相合者否乞以見教

來教云此書以識路頭爲知止但恐路頭一差定靜安慮一齊差却。學於古訓有獲今云知止則於古訓如歸吾家如入吾門先說約而後詳說先知至而後物格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子言不識路頭終汩没於形似而無所至止路頭者行之始所至止者行之終未嘗以識路頭爲知止也不識路頭則差識得便不差下云集義由仁義路頭若庶乎其不差矣此書又言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爲學先後次第論之極明恐不如吾兄所譏下文言汝初言問責切之中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

矣以身人處方能知所止。誠知所止。則書冊中之理無不可
通。非謂先知止而後讀書也。然程子謂今人不先明理義不
可治經。則讀書亦非可漫然者。況鄧文範是問讀易之法。易
與他經不同。讀易之法。又與記誦訓詁不同。孔子晚而學易。
即謂在知止後。奚不可耶。書言學於古訓。乃有獲。不是讀古
訓有獲。今人不明學字之義。故以多聞多見爲博學。學字之
義明。則於朱子陸子之書。無難解者矣。又陸子此書言往訓
不言古訓。古訓則可專指經文。往訓則凡解經之書。如程子
易傳之類。皆在其內。此等處亦未可草草看過。陸子全書。從
無一字泛說也。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出於陸子門人所記。未
可盡信。但朱子有云。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
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頗與此意相似。至程

子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則又豈特六經爲然也哉。

來教云、此篇言學矣。然其大旨。則謂學當求師。伊洛諸賢。以師道自任。而所以道之非其道。蓋言物格致知之非也。故下言傳夫子之道者不在游夏之文學。而在曾子之愚魯。大約象山之文雖波瀾浩渺。縱横出没。而不離乎其宗。誠考亭所謂黑腰子也。

陸子云、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其推尊伊洛諸賢可謂至矣。後則言當時之爲師者。不以其道導門弟子。非指伊洛諸賢也。格物致知。聖經首訓。陸子誨人。必本於此。孰敢以爲非者。但專以讀書考古爲格物致知。則大失聖經之意耳。論游夏之文學。不能傳夫子之道。夫子爲子思擇師。獨在曾子。則是千古定識。[illegible]決無異詞。六經非一

[illegible]其言一聖兩賢若合符
處戰國時。以好辯稱。其言尤爲縱橫變化。而皆不離乎其宗
良由理本同然。得之於心而宜之於外。自是不容有異。後來
惟濂溪明道所言。前後一轍。與孟子同。象山之書亦然。其氣
象尤酷似孟子。若伊川之言。考亭議其未定於一。考亭之言。
整菴議其未定於一。葢其始也。求之於多。多則雜矣。惟其晚
而自悔。故卒亦無不一也。試思中無定見。孰能不離乎其宗
者。此又可以爲象山病耶。至此篇行文明白條暢。初不見有
晦暗處。黑腰子三字。乃禪家不通鄙語。朱子偶然稱引。門人
遂筆之於書。可謂無識。吾輩復何爲數舉之耶。
來教云。此篇自任之意甚力。推倒伊洛諸賢。意中言外。皆
詆訾考亭。然以聞見爲支離。而謂此心此理。我固有之聖

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明明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陸子曰。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蓋謂伊洛諸賢。得聖人不傳之道於千載之後。而歎夫親炙之者。不能如曾子子思之於孔子。私淑之者。不能如孟子之於孔子。推尊若此。後人無以復加。推倒之說。何為而發也。朱子陸子皆以道自任。故朱子謂南渡後惟已與子靜。理會着實工夫。而我朝安溪李文貞公。亦並稱為百世之師。謂此書

寂然支離事業鵝湖

蔥嶺之戲。此皆脈旃輔詛。其後朱子闢陸子教人讀書。陸子聞朱子書冊埋頭之歎。則彼此交相喜悅。其心事光明正大。至今如見。豈世之面是心非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我固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皆孟子語。豈宜用爲訾議。至謂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承蒼則未敢默默。攷諸論語。聖人固未嘗以多聞多見爲訓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爲讀古人書。苟不能擇善。則多聞適以滋惑。而不得爲知也。多見而識之。所見者或列國之時政。或卿大夫之行事。孰善孰否。不容顯爲別白。則但識之而已。不可遽從也。如是其精且愼。然僅可語於知之次。則鄉之上者可思矣。子張學干祿章。則恐其溺於聞見。而遂不免於尤與悔也。故教之闕疑殆。教之愼言行。以爲徒恃其多

聞多見鮮不爲言行之累也。朱子謂救子張之失而進之最爲得旨。夫子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爲非。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若言博文則在於約禮。謂之亦可弗畔。若曰苟不約之以禮必且畔於道。所以爲博學於文者戒也。聖人之意不旣章明較著矣乎。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又曰大凡學問知之聞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又曰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上蔡記誦博識則謂其玩

見爲患則曰某[illegible]。

曰致知。但知知止於至善

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如
游騎無所歸也。其解論語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程子之教人又如此。宜無不可
遵者。故謂聖人以多聞多見爲訓。特俗下講說之誤。非朱子
之言。亦非知學者之言也。
來教云以義利公私判儒釋。此只在形迹上說。可知向上
一層未曾撥轉。安得不是葱嶺帶來。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道。至公而已矣。
公則爲義。私則爲利。以此判儒釋。其理極精。其言最盡。兄謂
其在形迹上說。向上一層尚未撥轉。竊所未喻。從來論儒釋

者。皆謂上一截同。下一截異。故猶有從。其上一截者。陸子
則謂儒者全是公與。義釋氏全是私與利。自始至終。自內至
外。無一不異。直是判得斬截分明。使人無可躲閃處。又言吾
儒之道。乃是天下之常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
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又言釋
氏視吾詩禮春秋。何啻緒餘土苴。吾儒求道當以周公之思
兼三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
行放淫辭爲標的。惟其學一以聖人爲歸。故於異教毫無回
護如此。而猶目爲禪宗。是何啻以薰爲蕕。以白爲黑也。朱子
當日聞人言陸子不教人讀書。又未盡見其論著。是以不能
無疑惑。領之亂雖不當。要不害爲朋友責善之道。然陸子論
十之論雖善毀

有心目開卷瞳然

之服膺陸子。只在張呂二公上。而徒據此一言。校其平生相敬之實。非惟不知陸子。亦豈得為知朱子者哉。

來教云無形而有理。豈不分明。不知何故費許多唇舌。得毋未免於執己好勝之譏乎。

無極之辯。當以陸子為正。雖仇視陸子如羅整菴。且無異詞。以吾兄之博學詳說。亦不能別置一詞。是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矣。朱子當日誤信其說出於周子。又見已所作註已行於世。其論太極之理。果如所解。亦足有功後學。故不能割捨而重為之詞。然無極太極。在作圖者。實作兩層解。今欲渾而為一。不免遷就牽合。逮晚年語及無極者絕少。其門人亦罕言之。想師弟間必有定論。吾輩今日亦何必曲為之回護

耶。六經孔孟之書不言無極惟老莊言之通書不言無極二程所論至多不言無極。游廣平龜山以逮豫章羅氏延平李氏。皆不言無極。朱子發謂傳之陳希夷。今華山現刻有希夷無極圖。鑿鑿有據。設令表章太極圖說者。始自陸氏之徒。不知後人當如何橫議以爲崇尚虛無之確證。今獨無奈其出於朱子耳。宋史所載本是自無極而爲太極。後來朱子定作無極而太極。稍覺圓渾。亦未若柳子厚所云無極之極爲更超也。凡於朱子兩書。獨取無形而有理一句。洵爲有見。但以鄙意觀之。本文兩極字是一樣。朱子用一形字一理字。已是分作兩樣。且彼爲是說者。必自以爲造語。[illegible]形[illegible]見有若實處。未[illegible]曰太極者。[illegible]

言[illegible]文言[illegible]上天之載。無[illegible]
無極加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不言無神。言易無體。不
無易。此言平允。斷不可易。試平心思之。
承蒼條具鄙說如右。大抵皆因來教所及。畧爲分疏。至於朱
陸合一之實。猶未敢極論。亦恐驟論之。吾兄終不見信也。願
更取朱子大全集。平心觀之。而無以先入之言相捍拒。則自
見之矣。承蒼與兄皆自齠齔以來。誦習朱子之教。曷敢少違。
昔聞明代諸公多所詆訾。不勝切齒。即見困知錄間有異議。
亦爲慼然。十數年間。[illegible]子之書。確然見其晚年立教。
多與陸子相合。朱子始終。亦見陸子全集。非故屈己意以從